

## 浮漂

| 九龙学校八(4)班 严若函

父亲又在调试他的新浮漂了。我趴在书桌上写作业,余光瞥见他坐在阳台的小马扎上。他戴着那副总是滑到鼻尖的老花镜,眉头微蹙,右手捏着一枚枣核大小的浮漂,左手握着细砂纸,正小心翼翼地打磨着漂尾。

“又买新浮漂了?”我咬着笔帽问。

父亲头也不抬,嘴角却扬起熟悉的弧度:“厂家新出的纳米材质,灵敏度比普通漂高三成。”他的声音很轻,像是怕惊动了什么。我看他的食指指腹上沾着一点502胶水,在阳光下泛着亮光。砂纸摩擦浮漂的“沙沙”声持续了很久。父亲时而把浮漂举到眼前端详,时而用指甲轻轻弹一下漂身,侧耳听着发出的声音。他的白衬衫袖口沾上了些许漂尾的荧光漆,在暮色中泛着淡淡的绿光。“来,丫头,帮爸爸看看。”他突然招手叫我。我凑过去,他递来那枚浮漂:“你眼神好,看看漆面有没有气泡。”

我捏着浮漂对着灯光转动。浮漂上红黑相间的刻度在夕阳下格外清晰,漂尾的荧光绿像一颗小小的翡翠。“完美。”我说。

父亲笑了,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。他接过浮漂,从工具箱里取出一卷极细的鱼线,开始绑钩。他的动作很慢,却异常精准,鱼线在指间缠绕出漂亮的结。

“明天带你去试漂?”他突然说,“东郊新开的那片野塘,听说能出大鲤鱼。”

我点点头,看着他继续低头忙活。阳台上的光线越来越暗,父亲的轮廓渐渐模糊,只有那枚浮漂在他手中偶尔反射出一点微光。楼下传来邻居家炒菜的声响,飘来一阵葱花爆锅的香气。

在这个普通的傍晚,父亲专注的神情,他指间那枚小小的浮漂,还有空气中若有若无的502胶水的气味,都让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安心。就像他每次在河边垂钓时,浮漂稳稳立在水面的那种安定。

看着父亲佝偻的背影,我突然意识到,这十四年来,他就像一枚最灵敏的浮漂,时刻感知着我生活中的每一个细微波动。当我像小鱼一样莽撞地游向危险时,他总是第一个察觉到异常;当我像浮漂一样在水面轻轻颤动时,他总能读懂我心底最细微的情绪。那些他亲手打磨的浮漂,那些他耐心绑好的鱼钩,那些他悄悄放在书包里的新文具,都是他无声的爱意。

父亲的爱从来不是惊涛骇浪,而是像浮漂下的暗流,温柔而坚定地托举着我。他教会我的不仅是调漂的技巧,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——要像浮漂一样,既能敏锐地感知水流的细微变化,又能稳稳地守住自己的位置。在这个夕阳西下的傍晚,我突然明白,父亲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,不是那些精美的渔具,而是他用十四年时光编织成的这份沉静而深厚的爱。

## 屋顶上的父亲

| 存志外国语学校八(4)班 赵钰彤

父亲一向以登高好手闻名,街坊四邻凡遇屋顶漏雨、檐角挂物之事,总习惯唤他援手。父亲每次皆欣然应允,像一只轻捷的鸟,攀缘而上,不消片刻便将难题解决。我幼时总骄傲地仰头看他,看他在屋顶上轻盈而沉稳的身影,像一座移动的小山,仿佛他生来就属于高处,永远能从容地俯瞰人间万物。

然而,那个夏夜之后,父亲在我心中安稳如山的身影,却无可挽回地摇晃起来。

那夜,狂风卷着骤雨突然而至,暴雨如注,砸在屋顶上发出令人心悸的声响。我母亲正倚坐灯下看书,父亲却突然跳起来:“糟了,屋顶那里要漏水了!”话音未落,他已然披衣冲入屋外肆虐的雨幕中,如一只急于归巢的鸟,急急飞上屋顶。

我忙手脚乱地搬出家中最大的盆子放在漏雨处,屋内却仍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。我忧心忡忡地推开窗仰望,心也随之上悬。父亲的身影在雨幕和黑夜中竟显得如此单薄渺小,仿佛一片在风暴里飘摇的树叶。他伏在屋顶上,费力地挪动着身体,努力遮盖漏处。他用力地扯紧防水布的每个角落,细致地将钉子插入合适的位置,用铁锤用力地敲击。“哐当!哐当!哐当!”每一下都敲在我的心上。就在此时,闪电劈开天空,紫光闪烁的一刹那,我分明看见他因寒冷而剧烈抖动的肩膀,听见他艰难急促、被狂风撕裂的呼吸声——原来父亲并非天生属于高处,原来他每一次登高都如履薄冰。

自此,父亲在我心中神祇般稳固的形象豁开了一道裂缝。我忽然留意到一些从未上心的细节:他时常在深夜揉按酸胀的膝盖,那是岁月与劳作刻下的印痕;他那件旧外衣肘部磨破之处,已被母亲缝上了细密但显眼的补丁。

光阴荏苒,我渐渐长大成人。去年秋天,父母远行,家中房顶恰巧又逢破损,我便决定自己动手修补。当我终于攀上屋脊,站在父亲曾无数次站立的位置时,双脚竟不由自主地打战,心似乎悬在了喉口。俯瞰脚下,寻常庭院竟似万丈深渊。我牢牢抓紧檐边,在风中喘息片刻,才勉强稳住心神。

此时,父亲当年肩背的剧烈颤抖、被风雨撕碎的呼吸声,忽然全都回到了我的眼前和耳畔。屋顶上,风雨飘摇——原来父亲每一次登临高处,都背负着如许重量。那并非天生神勇,而是以自己全部的颤抖,去覆盖我们头顶的天空。

原来庇护并非岿然不动的神迹,而是这般颤颤巍巍的凡人之举——父亲当年在屋顶上每一次轻微的颤抖,都曾无声地为我们撑起一方无雨的晴空。高处的风不停吹过,吹得人摇摇欲坠,也吹得人明白:他每一次的战栗,都无声地加固了我此生的屋檐。

## 铁盒里的成长密码

| 长峙中学九(2)班 蔡宸逸

记忆的长廊里,总有些声音像刀刻般深刻。每当雨季来临,我总会想起那声清脆的“咔嗒”,它藏着一段让我蜕变的往事。

那个黄昏,窗外的梧桐树在风中簌簌作响。父亲坐在藤椅上,手中的铁盒泛着幽光。我攥着满分试卷的手沁出冷汗,这是他戒烟三个月来第一次主动找我谈话。

黑云压城的阴仄下,他摩挲着铁盒边缘的手背上青筋凸起。我低着头盯着自己的球鞋,那是上周课逃买的限量款。“知道我为什么戒烟吗?”父亲突然开口,指尖拂过铁盒锁扣,发出细微的摩擦声。

那年我刚上四年级,沉溺于电子游戏不能自拔。有天班主任打电话来,说我连续三天在课堂上睡觉。父亲没有责骂,只是默默掏出那个铁盒。“这是我第三次戒烟。”他打开盒盖,里面躺着半截被捏扁的雪茄。金属碰撞声里,他把我的游戏机轻轻放了进去:“我们一起戒,好吗?”

铁盒锁扣合的瞬间,我听见清脆的“咔嗒”声。父亲戒烟时的颤抖指尖,我写作业时的烦躁抓笔,都在这声音里沉淀。三个月后,当我们再次打开铁盒,游戏机屏幕蒙着灰尘,雪茄早已褪成暗褐色。

此刻,父亲的铁盒在暮色中闪着湿润的光。我打开盒盖,多年前的游戏机与父亲的戒烟徽章静静躺着。锁扣闭合的声音依然清脆,却多了岁月的醇厚。

这个声音教会我:真正的成长不是压制欲望,而是学会与诱惑共处。就像父亲把戒烟徽章和游戏机放在一起,告诉我克制不是否定,而是用更珍贵的东西替代。如今我在手机里设置了专注模式,每当想刷短视频时,那个“咔嗒”声就会在耳畔响起,提醒我守护心中的铁盒。

那个铁盒始终提醒着:唯有懂得取舍的人,才能在岁月长河中打捞起真正的宝藏。

##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

| 九龙学校八(4)班 陈以沫

夏夜的风裹着蝉鸣掠过巷口,新搭的戏台在路灯下泛着暖黄的光。我攥着爸爸的袖口往人群里钻,凉鞋踢起细碎的石子。手中的水果杯凝着水珠,在掌心洇出一片凉——可惜这热闹不属于矮个子的我。前排观众的脊背如连绵的山,我只能瞥见戏台上晃动的水袖一角。

“爸,我看不见……”话音未落,腰间突然一轻。爸爸的手掌托住我的膝弯,将我稳稳举过肩头。大地在脚下骤然缩小,视野飞越人群直至戏台。我惊惶地抓住他的头发,却感觉到他闷笑的震动:“抓稳了,小丫头。”他的汗顺着下巴滴在我手臂上,咸咸的,混着烟草味——那是我第一次知道,父亲的肩膀能托起整个世界。

后来才想起,那天是父亲节的前夜。我早已忘了戏文里的悲欢,却记得他泛红的耳尖,以及散场时我趴在肩头打盹的安稳。

又是一年父亲节,我们原计划去沿海公路自驾。晨光里,爸爸却蜷缩在沙发上,额头敷着退热贴,声音沙哑:“你们去吧,别耽误了好天气。”妈妈将衣物塞进我书包时,我看见他望向窗外的眼神,像被雨淋湿的纸鸢。

那条公路果然美得惊心。车窗摇下,咸涩的海风卷着野芒草的气息涌进来。我在后视镜里捕捉稍纵即逝的风景:云絮低得仿佛能拧出水,草甸在风里掀起绿色的浪,紫色野花从草茎间探出头,像星星碎了一地。但每按一下快门,我就想起父亲躺在沙发上的单薄身影。

返程时暮色四合,我揣着保温杯推开房门:“爸爸,你没睡着啊?你在家待了一天肯定无聊,让我来讲讲今天的风景吧,你肯定想象

## 记忆中的父亲

| 市三中九龙湖校区八(1)班 郑铭豪

父爱是一阙浸润心灵的辞章,读懂了它,你就读懂了人生的温柔与力量。

——题记

记忆里的父亲,浑身都是让我踏实的烟火气。

那年冬天,我跟树袋熊似的扒在父亲肩头,任他晃悠,我就是不挪窝。他脖子上的红印子慢慢爬开,嘴里喘着粗气。爬楼梯时,他步子迈得歪歪扭扭,走调的儿歌顺着他的白气飘出来。我把脸埋在他的棉袄里,手往他右边衣袋里钻着取暖。他的胡茬儿跟小刺儿似的,冷不丁就蹭我脸,痒得我“咯咯”笑。我伸手去挠他的耳朵,扯着嗓子喊:“你这大马咋还扎人哪?快跑快跑!”他被扯得直咧嘴,脚下倒跑得更欢了,楼梯间回荡着我的笑骂声。

上幼儿园后,每天最盼放学铃响!父亲那辆“老凤凰”自行车前梁上用旧棉裤腿裹成的鹅黄坐垫,就是我的“专座”。下雨天,他弓着背,后背的雨衣鼓得像小帐篷,我缩在里头,听着雨水“噼里啪啦”砸在雨衣上。他的脚被水全湿透了,水珠顺着裤管往下滴,他却把唯一的干雨衣往我身上裹。车龙头上的惊喜不断:有时是小麦部门口赊来的牛奶糖,糖纸都皱巴巴的;有时是菜场刚出炉的桃酥,碎渣子掉一路,他还紧着往我兜里塞,说:“趁热吃,凉了噎得慌。”

有回做噩梦,梦里黑得像墨汁,我在里头慌不择路地跑,脚都软得打颤。正哭咧咧时,一只粗糙的手抓住我,带着机油味的声音骂咧咧:“哭啥?你爸在这儿呢!”我摸到他手上的茧子,跟小石子似的,心一下就踏实了,攥着那手死不撒开,就这么跟着他,一步一步往亮堂处走……

虽然现在想起来发觉真的无厘头,但我对他这种彻底的信任,却是真真切切的。他虽会同我抢零食吃,如同小孩子般,但终究是我的依靠。

父亲啊,我咋写得出你的好?你给的爱,是菜市场的烟火气,是棉袄上的烟草味,是永远暖烘烘的衣兜。这些零碎又滚烫的日子拼起来,就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宝藏。



## 最动人的诗

| 松门镇中学八(3)班 李承轩

儿时的记忆里,父亲的身影总是模糊而又遥远。他忙于奔波,很少有时间陪伴我。每当小伙伴们好奇地问我父亲的事情,我总是含糊其词,不知该如何作答。然而,有一个画面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:父亲曾自豪地说自己是个诗人,我也常常看到他在一本厚厚的书上专注地“写诗”。

时光流转,我渐渐长大,明白了现实的真相。父亲怎么可能是诗人呢?毕竟真正的诗人,不会整日在工地与公司之间忙碌奔波。十几年的时光匆匆而过,或许父亲自己都早已忘却曾经说过的话,他依旧很少有时间陪伴我。

直到那一次,父亲去参加一场酒局,破天荒地带上了我。我们抵达时已有些迟,父亲没有丝毫犹豫,迅速倒满一杯啤酒,仰头一饮而尽,紧接着是第二杯、第三杯。他脸上充满了笑意,口中不停地说着道歉的话语。我虽年纪小,但能看出,这是一单对他至关重要的生意。

酒局上,客户们的交谈围绕着生意展开,那些术语我似懂非懂,却能明显感觉到,客户们都爱喝酒,而父亲若能在酒桌上让他们尽兴,这单生意便有了着落。于是,我眼睁睁地看着父亲再次拿起酒瓶,往塑料杯里倒水般地灌着酒。父亲其实并不善饮酒,才喝了两瓶,脸就已经泛出了异样的红。我满心担忧,想劝父亲少喝点,可因为平日里与他交流甚少,竟不知从何说起。

返程途中,我与父亲坐在车后座,代驾专注地开着车。我静静地看向父亲,只见他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,脸上的潮红如火烧云般浓烈,头顶部就稀疏的白发此刻似乎更白了,眼角的皱纹也仿佛更深了,每一道纹路里都写满了生活的沧桑。好在,这笔生意最终成了。

回到家中,父亲已是疲惫不堪,他摸索着拿出一本书,随意地翻看着。恍惚中,他喃喃自语,说这本书里全是他的诗。清冷的月光透过窗户洒在书页上,我好奇地凑过去,看到的是白纸上密密麻麻的表格,上面记录着年份、月份、日期,还有收入与支出——原来这是一本账本。账本上新旧污渍交织,不知是父亲手上的汗水,还是他默默落下的泪。

曾经,我一度认为父亲不是一个好榜样,他似乎从未展现出值得我学习的品质;也不是一个好老师,从未有过让我铭记于心的言传身教;更不是一个真正的诗人,他所谓的诗甚至从未被人知晓,或许根本就未曾写过。

但此刻,我却深深领悟到,没人能否认他是一个好父亲。尽管他陪伴我的时间少之又少,也未曾给过我太多引导,可他愿意为了我,为了这个家,拼尽全力去做任何事情。他用自己的坚韧、担当和默默付出,书写着一首饱含深情的诗。

从那以后,我不再抱怨缺少父亲的陪伴。因为我明白,他已然为我树立了最好的榜样,教会我面对生活的责任与担当。我会努力成长,在心中种下一粒种子,用汗水与努力浇灌,终有一天,绽放出比他更绚烂的花朵,写出比他更好的诗。

## 我家的“双面”父亲

| 市三中九龙湖校区八(2)班 武圣茜

父亲在家庭中肩负的责任向来不轻。但在我家,父亲却常常“不像”父亲——他更像是我的同窗好友、人生导师,更是我成长路上不离不弃的陪伴者。

单看外表,你或许会被他“骗”了:高高瘦瘦的身影,举手投足间透着严肃,目光里沉淀着岁月的痕迹,颇有几分威严。可妈妈总笑他:“在你面前啊,他哪有一点儿正经样子!”确实,父亲是我家的“开心果”,整天嘻嘻哈哈,像个爱讲笑话的朋友。记得有次我因成绩不佳而沮丧,他没有责备,反而往沙发上一躺,绘声绘色地讲起笑话:“从前有位学者,最爱形象化教学。一次给学生解释‘此乃户也’,怕学生不懂,便亲自躺下示范:‘此——乃——户——也!’”他惟妙惟肖的模仿,瞬间逗得我破涕为笑,烦恼烟消云散,真应了那句“笑一笑,十年少”。

不过,父亲一旦严肃起来,便立刻化身一位“老学究”。他政治学得或许不算顶尖,但讲起人生道理却是一套又一套,仿佛永远说不完:饭桌上讲,辅导功课时讲,临睡前讲,就连送我去学校那短短的十几分钟也绝不“放过”。话题从学习态度、分担家务到如何善用网络时间,无所不包。讲至激动处,还会配上手势,常让我在“沉默中震耳欲聋”。有时我想,他若去参加辩论赛,定能舌战群儒。虽时有“吐槽”,但这些谆谆教诲,却是我身处低谷时最坚实的依靠。少了它们,生活反而像缺了什么,叫人不太自在。

父亲幽默的背后,藏着一份不动声色的担当。这

一路走来,父亲的陪伴更是浸润在点滴日常里。刻满风霜的皱纹里,盛满了我年少的喜怒哀乐;风雨无阻的每日接送,是无声的守护;当我交友遇挫,他给予温暖的安慰;面对亲戚的唠叨,他教会我理解背后的另一种关爱。他既顾外又顾内,从未让我因家庭琐事忧愁过。

父亲的幽默,如黑夜中绚烂的烟火,总能驱散我心头的阴霾;他的严肃,则如茫茫大海中指引航向的灯塔,坚定而温暖,照亮我前行的道路。那些“讲不完”的道理,无声地铺就着我成长的基石。他的乐观教会我笑对挫折,他的坚韧让我读懂了责任的分量。如今的我,何以不惧山高路远?只因心中早已耸立着一座巍峨的高山——那便是父亲用爱、智慧与陪伴铸就的榜样。

有父如此,何其幸福!

## 沉默,是父爱的“藏头诗”

| 温中实验学校八(1)班 吴高洋

## 方圆之间

| 存志外国语学校八(3)班 陈茗媛

最深沉的爱,在父亲的方圆之间流转,如星河倾泻,照亮我生命的每一个角落。

——题记

我的父亲,是个如草芥般平凡的小人物。

父亲任职于镇上一家毫不起眼的小工厂,每日的生活便是与冰冷的机器、琐碎的零件相伴。他身材并不高大,背还微微有些驼,像是被生活的重担一点点压弯的。他的眼角爬满了如蜘蛛网般细密的皱纹,每一道纹路都记录着岁月的沧桑。那一双粗糙的手,布满了厚厚的茧,如同干裂的树皮,这是长期与繁重劳作抗争留下的印记。

在我眼中,父亲是个极“方”的人,方得如同一块坚硬的磐石。厂里时常会出现小零件不翼而飞的情况,有些工人图方便,偷偷从仓库顺手拿几个回去备用,觉得这不过是无伤大雅的小事。可父亲却截然不同,他有他的原则,从不会有丝毫动摇。有一回,他敏锐地发现同事从仓库多拿了几个螺丝,眼神瞬间变得严肃起来。他毫不犹豫地走到同事身旁,轻声却坚定地劝同事还回去。同事满不在乎地撇了撇嘴,不屑地说:“就几个螺丝,能值几个钱,你别多管闲事。”父亲却立刻板起脸,目光如炬地直视着同事,严肃地说道:“这不是螺丝的事,是心里的秤不能歪。”那一刻,父亲的眼神中透露出不容置疑的坚定,仿佛在向世界宣告他的坚守。最终,螺丝还了回去,但从那以后,厂里人背地里对父亲指指点点,

说他迂腐、死脑筋。父亲却只是将工具箱擦得更亮,仿佛那些话语不过是落在铁器上的尘埃,一拂即去。

然而,父亲又有“圆”的一面,圆得如同柔和皎洁的月亮光晕,给人无尽的温暖与慰藉。村里有位孤寡老人,生活困苦不堪。逢年过节,父亲总会在夜色的掩护下,悄悄送去一些生活用品。正值隆冬,寒风肆虐,万物显得落寞而萧条。寒风如刀割般